

张秀荣：从黄泛区走向国际大会的女拖拉机手

■ 翟国胜 文/图

早春二月，万物复苏。在绿城郑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，按照事先约定，我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张秀荣老人。

张秀荣已年届九十，个头不高，身材有些发福，满头银发，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道道皱纹，一双大眼睛看上去非常慈祥，看不出她和别的老人有什么不同。但我知道，她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她是黄泛区农场的优秀女拖拉机手，1953年曾参加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；1954年又同吴学谦、李四光等，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国际农村青年代表大会。

话题自然从黄泛区农场谈起。回忆起在黄泛区农场的峥嵘岁月，张秀荣一脸灿烂。她思路清晰，说话中气十足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听着老人充满激情而富有条理地讲述，我的思绪穿越时空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激情投入新生活

1933年10月，张秀荣出生在河南省荥阳县一个农村家庭。由于生活贫苦，她没有上过学，早早就随父母下地干农活。也许正应了一位哲人的话，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”苦难生活让她受尽了千般磨难，但也锻造了她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凡事都争强好胜的性格。

1949年，张秀荣满怀激情，积极投入新生活。尽管当时她只有16岁，但她风风火火，很快就成为乡农会的积极分子。1950年荥阳县第一批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（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），张秀荣就入了团。后又被送到荥阳地委团校学习。张秀荣有一副好嗓子，爱唱歌、唱戏，是团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。团校学习结束后，组织上看她是个好苗子，有意培养她，又把她送到地委妇女干部学校进修。进修结束后张秀荣留校担任辅导员，正式参加了工作。

1951年下半年，张秀荣被抽到区里土地改革复查队，发动群众查找土改中的问题，动员群众成立互助组，群众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当时荥阳县城大街上还贴有宣传张秀荣事迹的宣传画。

1952年年初，张秀荣在街上遇到了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刘文然，才知道他调到刚成立的黄泛区农场，任农场团委副书记。刘文然向她介绍了黄泛区农场的情况，说农场初创，地多人少，要招收一批拖拉机学员，问她愿不愿意到农场开拖拉机。“开拖拉机？”张秀荣立即想起了不久前《人民日报》刊登过的苏联女拖拉机手安格琳娜和北大荒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，眼前浮现出拖拉机在广阔天地驰骋向前的画面，于是就满口答应。刘文然说：“你已经参加了工作，如果真想去，还需要县里领导批准才行。”于是，张秀荣就去找霍雷县长。霍县长知道张秀荣工作泼辣能干，不愿意让她走。张秀荣就三番五次请求，最后霍县长才勉强同意：“去吧，到哪都是革命工作。”

县里这一关过了，但还有父母这一关。张秀荣家里当时有6口人，父母年纪大了，两个姐姐已经出嫁，一个弟弟年纪还小，里里外外全靠张秀荣张罗，父母亲着实不愿意让她离开。但张秀荣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一旦想好的事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张秀



1953年4月，张秀荣（第三排）和女拖拉机手们在一起

荣对父母说：“我没上过学，现在整天做群众工作，组织互助组，动员参军抗美援朝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我感到知识能力欠缺。我要到黄泛区农场学知识、长见识、见世面、干工作、学开拖拉机。等我学到本事，再回来给咱家、给咱村、给咱县干更多的事。再说，西华县离咱家也不算太远，我去了也能经常回来看看您二老。”一番话让父母双双落泪。姐姐、姐夫也都知道张秀荣说一不二的脾气，就帮着张秀荣说话：“叫她去吧，家里还有我们呢。”最终父母只好点头同意。

1952年3月20日，张秀荣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和刘文然另外招收的8个人一起，一路欢笑来到了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。

驰骋田野女机手

“黄泛区”是“黄河水泛滥过的区域”的简称。1938年6月抗战史上的“花园口事件”造成了震惊中外的黄泛区。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无题诗，形象地描绘出新中国成立前黄泛区的惨景：“百里不见炊烟起，唯有黄沙扑空城。无径荒草狐兔跑，泽国芦苇蛤蟆鸣。”

黄泛区农场位于西华、扶沟两县境内。当时有6个耕作队（后来称作业站）。张秀荣到黄泛区农场后，被分配到西华县城西边约12公里处的第一耕作队。

放下行李，张秀荣在第一耕作队队部转了一圈，扑入眼帘的是一口水井，3排麦草房，一盘石磨，两辆马车和几头拉磨拉车的牲口。唯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几台露天摆放的机器。

“真是荒凉啊！”张秀荣长叹一声。如此艰苦的条件，出乎她的意料。

听说来了新人，十多个像她一样年龄大小的女青年围了上来。一交谈，才知道这些女青年是半年多前从开封几所中学招来的拖拉机手学员，这又让张秀荣多少有些自卑，人家都是中学生，可自己是文盲啊。好在这些姐妹们不仅没有嫌弃她的意思，还争着带她去领折叠行军床、蚊帐、工作服和碗筷等生活用品。尤其让张秀荣感动的是，一个叫张美英的女青年，认识当天就送给她一条小褥子。

几天后，张秀荣就和这些女青年们亲如姐妹了——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，都是远离父母，为了一个共同

的目标走到一起，现在她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拖拉机手女学员。

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对起床、学习、吃饭、工作、睡觉，都有明确的作息时间安排。

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后，这些学员们集中一起，学习文化和农业机械的理论、构造、使用、保养以及故障排除、修理、安全生产等知识。早饭后跟着师傅到大田去学开拖拉机。学一阶段后，又对机车进行拆卸组装。

张秀荣文化低，但她不退缩，不懂就问。除学开拖拉机外，每天晚上熄灯之前，她还参加速成识字班。一年后测试，她文化程度达到了小学毕业，业务能力达到了初级驾驶员的水平。同志们说：“张秀荣你真中，原想着你文化低、学不会，没想到你进步得比我们还快。”张秀荣笑着说：“你们没有看见我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其他时间都在学习吗？我多累呀！你们经常辅导我学习，不是叫你们也受累了吗？”听了张秀荣的话，大家陷入了沉思。是啊，张秀荣能取得这个成绩，真是来之不易啊！

当时第一耕作队有大的美式迪土链轨式拖拉机2台，小的美式福特、卡门轮式拖拉机3台，还有2台拖拉康拜因（收割机的音译）、2台自动康拜因。大的拖拉机每台配备6人，小的拖拉机每台配备4人。为抢农时，下田耕作都是分日夜两班，人停机器不停。老驾驶员为值班车长，男女学员全部分配到各机车班组。张秀荣干活肯吃苦，无论是学打犁子，还是用绳拉启动小发动机，男女学员中数她干得最好。保养机器时，不管是向燃油箱里加油，向轴承里注入润滑油，拿工具擦油泥，还是紧螺丝，她都积极主动，不怕脏累，车长们都喜欢带她。春耕生产时，先放手让她学开拖拉机。开拖拉机看起来很神气，其实是个力气活，又脏又累，况且机器行进中还要经受噪声、高频率振动和弥漫沙尘，一天下来，许多学员走着路就会打瞌睡，但张秀荣却从不叫苦，她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。

春耕生产一过，队长高其昌看张秀荣能干，就教她修理康拜因收割机，先是拆卸组装拖拉康拜因，后又对自动康拜因拆卸组装。张秀荣不懂就问，反复实践，对每个零件的部位、功能都

记得很准。车长对她放心，从试车就叫她开，前进、后退、快慢，很快她都能熟练操作，田间收割车长就叫她单独值班。看她能独立操作，同志们都以赞许眼光看着她。

麦收后就是夏耕、夏种。为改良土壤，当时是先播上绿豆，秋季不收籽，作为绿肥翻到土里。领导让她开一台迪土拖拉机带播种机承担这一任务，也许是为了检验女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，给她配备的全是女学员，800亩地要求尽快完成。张秀荣就和姐妹们商量，一定要争口气，让男同志看看咱们能不能顶起“半边天”。张秀荣带领几个女学员，天不明就下地，轮流换班吃饭，播了一趟又一趟，就这样干到昏天黑地，硬是把800亩地提前播种完毕。作业站王庆荣站长站在地头说：“你们这些闺女疯啦！不要命啦！这样的干法累坏了身体咋办？”张秀荣她们觉得这不是批评，而是表扬，是对她们这些女拖拉机手的肯定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秋天来临，张秀荣又带领女机手们先是把满地的掩青绿豆耕翻掩埋，继而耙碎整平，然后再播下小麦。繁忙的秋耕、秋种，机手们都是日夜双班不停作业。

一天凌晨，正在地里工作的张秀荣听到有飞机低空飞行。隐约看到从飞机上掉下来什么东西，她停车拿着手电筒查看，发现是几个包袋，又发现有一些散落传单，都是宣扬什么“反攻大陆”之类的内容。张秀荣知道这是蒋介石从台湾派来飞机搞破坏活动的，于是就把这些东西搬到车上，等到天明再送给领导处理。从那以后，有些女学员就不愿再值夜班，害怕夜晚会发生意外。张秀荣就跟大家讲：“怕什么，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，最多是一些小偷捣乱，我们有民兵，有枪，随时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。谁害怕，跟我一个班，保准你没事。”她的话给大家壮了胆，姐妹们也就像往常一样照常值夜班了。

小麦、玉米和棉花的播种，比播种绿肥的标准要高得多，要求行距一致、垅条笔直、播量精确、下种均匀、不深不浅、不重播不漏播。张秀荣在老驾驶员的指导下，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。庄稼出苗后满地青青，她到地里欣赏自己亲手创造的美景，联想到成熟后的丰收，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到黄泛区农场的头一年，张秀荣就掌握了拖拉机、收割机的驾驶操作技术，不论白天黑夜，能独立完成田间机耕作业任务。年终表先，张秀荣被评为全农场一等劳动模范，获奖金40元。当时的市场物价很低，张秀荣用奖金添了几件新衣服，过年回家又给父母亲留下了20元钱，乐得二老合不拢嘴。

凝聚力量领头人

创业初期，工作是紧张的。为不误农时，机务人员往往是日夜两班生产，一天要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。为了活跃生活，张秀荣牵头组织一些文艺活动，让大家用歌声涤去繁忙劳动带来的疲劳困倦。

当时农场有20多个腰鼓和几个洋鼓，这些女学员们就成立了鼓乐队。凡是集会、节日庆典，她们就看着指挥棒，“咚咚锵锵”列队表演起来。业余时间，经常是由张秀荣带头唱歌和唱戏，文化生活非常活跃。

（下转6版）